

一、媽媽的潤餅

韓良露

小時候寫作文，提到我家廚房時，總寫著爸爸買回來一隻大黃魚或父親烤了一個大蛋糕之類的，有一天老師終於旁敲側擊地問起我的媽媽在哪裏，我的媽媽也在家啊！只是我的媽媽很少進廚房。

爸爸包辦了廚房的工作，表面上讓媽媽很輕鬆，有些人總羨慕媽媽好福氣，嫁了個當年大家還不清楚的標準上海好男人，這幾年上海男人的形象逐漸清晰了，媽媽才恍然大悟為什麼爸爸老愛往廚房跑。

童年的時光，回憶起來，充滿著和爸爸在廚房中鑽進鑽出，東忙西弄的樂趣，長大後寫起文章，也常常爸爸長爸爸短的，就好像小時候寫作文一樣，總忘了媽媽的存在。

直到有一天，媽媽很幽怨地說起，媽媽說，為什麼你寫家中的美食時，總寫你爸爸做的菜，為什麼不寫寫我做的菜。

媽媽當時這麼說，我還一笑置之，說妳那麼少做菜，寫什麼嘛？媽媽正經八百地說每年春天都會和阿嬤一起做幾次潤餅；而做潤餅是很費功夫的，要分別把豆干、豆芽、韭菜、蛋皮、肉絲、蝦仁、高麗菜等燙好、炒好、切好，之後盛在不同的盤子中，像小孩辦家家酒似的，桌上擺得琳琅滿目，旁邊再擺上潤餅的麵皮、花生粉、虎苔、甜醬，之後大夥就一張一張地包自己的餅吃，東西不能放太多，否則餅會破，但也不能放太少，吃起來口感就不豐富了，要包得恰恰好。

在阿嬤去世後，媽媽也還是持續地每年做一兩次潤餅，但改成由我幫忙合作潤餅席，記憶中我們母女難得會一起下廚，也只有做潤餅的時光了。

當母親提醒我，她也會做潤餅時，我開始回憶吃時的那些記憶，的確，母親的潤餅，做出來的水準並不輸外婆，我突然想到，會不會母親其實也有做菜的天賦，而只是因為她運氣好（或運氣不好），她一生被兩位會做菜又愛做菜的媽媽及丈夫環繞，而廚房中是容不下兩個大廚的，因此母親只好退讓，而她的不用做菜的幸福，其實是奠基在犧牲了自己的潛能，讓她的媽媽及先生大享做菜的幸福。

後來，我答應了母親，有一天一定會寫篇文章談媽媽的潤餅，但不知怎麼回事，我一直沒寫。

二、為自己開一扇窗子

有人為自己的生活環境而憤慨，終日氣惱。

也有人為自己坎坷的命運怨嘆，終日憂愁。

還有人覺得自己是世上身陷不幸的人，所以懶得跟人說話，懶得臉上出現笑容，懶得去關心別人；彷彿要把自己封錮在一間密不通風、黑暗的石室中。

這種自囚方式是很危險的。

因為現代畢竟沒有很多俠客去石室救人。

而且我們也不是王子和公主，也不是員外和官爺，所以一個人應該及早的為自己打開一扇窗子，越大越好；那時候心靈不但能自由，同時也容易和外界起共鳴。

開這扇窗子的先決條件是「誠懇」，我們要把誠懇當作玻璃擦拭得乾乾淨淨，一塵不染，讓別人能把我們的裡外作一番徹底的透視，瞭解這是一處可以存在友誼的地方，我們便會有了關懷的晤談，開朗的歡笑，到時候石室的囚卒——孤獨，也會嚇得走遠了。

窗子既然打開了，自己就要站到窗前來，讓別人從頭到腳看清楚。

自認為歌唱得好的，可以高歌一曲。

自認為拳腳俐落的，可以表演一套中國功夫。

自認為文章寫得高人一籌的，可以朗朗唸上一段。

自認為彩筆出眾的，更可以高舉畫幅展示……

這是一個當仁不讓，各展自己才華的時代，所以不需要謙讓，不需要自卑，重要的是把自己努力過的成果陳列出來，任人一覽無遺。說不定遇到一個識貨的，便能結為知音。

熱鬧的大街上，繽紛、多采多姿的櫥窗都在爭勝。

一個人的才華、能力、美德也該在明亮的燈光下閃耀，然後具備不同才能的人，也就有了不同的去處。

但千萬不要忘了自己也該發出本質的光。

有了窗子，不但看近處的人車，也要看遠處的山雲，我們的胸襟才會開闊，尤其有時候，我們也不妨關起窗子，享一份別有風味的寧靜和安全。

事實上，所有的憂懼都是多餘的。

每個人都清楚暴風雨來臨的時候必須關緊窗戶。

每個人都清楚物質享受在張牙舞爪的時候必須關緊窗戶。

四、舞者的背後

有百分之一百的控制，才有百分之一百的自由。

你看過芭蕾舞嗎？很美，是不是？

我一向喜歡舞蹈，總覺得世界上沒有一種藝術，能像舞蹈一樣，不必借助任何工具，只要用自己的身體，就可以表現萬端的情緒，自然讓人感動。

小時候，家裏安排妹妹去學跳舞，我去學鋼琴，學了好多年以後，才發現這實在是一項極失敗的安排。

我的音樂感很差，再加上記憶力不好，學鋼琴根本沒有前途。妹妹卻相反，有著驚人的記憶力，聽過的歌曲只要奏出一小段旋律，她立刻能從腦袋裏的小電腦中，找出曲名來。

跳舞卻一直吸引著我，到了升上高中還和同班同學穿著制服，一起去舞蹈班報名。

辛辛苦苦學了兩年，終於也穿上硬鞋，踮著腳尖，跳出一點芭蕾舞的架勢來。

這兩年裏，我和我的同學可真是厚著臉皮，互相打氣，才一路支撐下來。舞蹈班裏其他的學生，都是小孩子，很多七、八歲的小女孩，姿勢做得又規矩又漂亮，我們這兩把老骨頭看在眼裏，痛在心裏，表面又要裝出一副大姐姐的和善樣子，個中滋味，實在不是外人所能了解。才穿上芭蕾舞硬鞋不久，我們升高三，功課的壓力，加上硬鞋帶來的痛苦，讓我們輕易放棄了堅持兩年的舞蹈。

日後，我也不再有機會親近舞蹈，所幸還留下一個不錯的嗜好，變成一個愛看舞蹈的人。

有一回看外國影片時，看到一位有名的舞者，敘述他的舞蹈經驗。他談了很多練習時候的辛苦，但是他也認為，這樣不斷不斷的練習絕對是必要的，因為他說：「有百分之一百的控制，才有百分之一百的自由。」

舞者展現在我們眼前的輕盈曼妙，是源自背後那百分之一百的自我控制。

自由，是令人羨慕的。我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羨慕那些擁有百分之一百自由的人，舞臺上美妙的舞蹈家、技藝超羣的音樂家，甚至於那些在生活中總是踩著浪漫、悠閒步調的人。

有時候，我們也想學一學他們，瀟灑地表現一下，可是換來的，往往是痛苦、笨拙，甚至更大的不自由。

因為我們都不是舞者，不知道自由的背後，一個人要能夠完全地控制他自己，控制住每一個呼吸、每一處關節、每一條肌肉。

五、阿媽的菜園

林芳萍

我常常跑到阿媽的菜園裡，去看看她又種了什麼新的菜？

圓圓的包心菜，還是蹲著打瞌睡。高高的蔥，挺直身體在站衛兵。嫩嫩的菠菜剛伸出綠色的小手。老老的空心菜已經黃了幾葉頭髮。香菜的家，現在蓋起了高樓大廈的絲瓜棚。棚下幾條胖絲瓜和瘦絲瓜在比賽吊單槓。一群梳著龐克頭的白蘿蔔，躲在土裡開舞會，吵得鄰居玉蜀黍也不梳一梳毛毛鬚鬚的頭髮，就蒙在綠睡袋裡睡覺。

每一種菜都有自己領土的菜圃。阿媽的菜園就是這些方方長長的菜圃拼起來的俄羅斯方塊！

每天一早，阿媽都會到菜園去。她說菜園是她的「運動場」和「老人樂園」，她要去那裡「做一做運動」和「玩一玩」。中午的時候，我們就吃剛從土裡拔起來的新鮮蔬菜。

每隔一陣子，阿媽還會在菜園裡「燒草」。這是我 and 弟弟最喜歡的工作。我們先幫阿媽把野草拔起來，堆成一座一座小山，讓太陽把小山曬成金字塔後，就可以準備請阿媽來主持火火慶典了。

阿媽先用幾塊石頭和磚頭蓋成一座小火爐，再放上報紙和樹枝，把點燃的火柴棒丟進去，紙扇子搨一搨，嘩嘩啾啾！報紙開了一朵火熱熱的大紅花！

這朵花愈開愈大，愈開愈大，化成了幾隻火蝴蝶飛到空中。火又熄了。

怎麼會這樣呢？阿媽說報紙容易著火也容易熄滅，只有樹枝燃起來才燒得久。果然，我看樹杖一端有紅紅短短的一截，像ET的手指，草一丟進去，就燃燒起來了。

快呀，快！我一把抱起乾枯的雜草，忍受它們像小針一樣地扎著我，想像自己是勇敢的「救火」員，正要運草去搶救一座火山。當火愈來愈大時，我又變成印第安人了。濃濃的煙從草堆裡竄上來，飄到空中。不知道在山上打獵的族人，有沒有收到我求救的訊號？這時候，弟弟抱著一堆草向我走來，噢，我強壯的瑪噶達勇士，果然帶著他剛獵到的鹿皮來拯救我了。

當燒草任務完成時，阿媽就在熱熱的灰爐裡燜幾條地瓜獎賞我和弟弟。她說我們幫她一個大忙呢。

後來有一次，阿媽要到菜園裡拔蘿蔔，我和弟弟又想幫她的忙。

白白的蘿蔔從土裡露出一小張臉，好像在說：「你想看我的真面目嗎？」我兩手抓住它粗粗的葉柄，弟弟抓住我的腰，嘿咻！嘿咻！一起拔蘿蔔！

我們終於成功地、完整地拔起來一條大蘿蔔時，旁邊已經躺了五條身體殘缺的失敗品。我和弟弟看看這堆蘿蔔，又看看阿媽。

六、迷途

黃雅歆

有時候，旅行對我而言，就是一場在迷失中尋找自己的過程。

迷途的經驗對許多人來說，並不陌生，尤其是孩提時期，誰不曾有過迷途的恐慌呢？也許是忙亂裡牽錯了大人的手，也許是左顧右盼因而跟丟了大人的蹤跡。這樣的迷途，總在孩子的嚎啕大哭與大人的驚慌失措裡，聯手演出一場有驚無險的重逢戲後，謝幕收場。

開始旅行以後，我才知道迷途其實是一種寶貴的學習。年輕時，我的旅行起點，是跟著一群朋友興奮的登機，一路飛到舊金山。下了飛機，有人接應，有人招待，我只需負責好好睡覺、好好吃飯，一切都容易極了，所以便興致勃勃的計畫在行程結束後，自己從美西的舊金山飛到美東的華盛頓找朋友。初次出國的自己，因為想著朋友相聚的喜悅，拋卻了膽怯。

單飛的那日清晨，預備返臺的友伴們還在酣睡中。我獨自提著行李走出旅館大門，抬頭看看迷茫的天色，整個舊金山尚未甦醒，難以言喻的孤單突然自四面八方襲來。一個人搭上機場巴士，一路沉默的來到機場。然而，這樣孤單的感覺，比起後來因飛機迫降而來的迷失與混亂，都顯得微不足道了。

飛機迫降在半途的機場時，機艙內頓時陷入一片喧騰的耳語，快速的英語對話裡，聽不出我想要的答案。我跟著下了飛機，進入機場大廳後，同機的乘客瞬間一哄而散。轉眼間，我被淹沒在陌生的機場、陌生的語言，以及來來去去的人群裡。

在毫無防備下，我竟然被丟棄在機場裡，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。愣了數分鐘後，我才想起該求助於人。於是，我楚楚可憐的尾隨一對中年夫婦，聽他們與服務人員的對話。我靠近櫃檯努力的聆聽，眉頭緊緊的蹙著。這時，那婦人忽然轉過身來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微笑說：「不要擔心，我們陪你。」這句話，讓我彷彿聽見天籟的召喚，那一刻，淚水替代所有的武裝決堤而出。

終於拿到下一個班機的登機證時，我拭乾濡溼的眼角，恢復鎮定，趕緊打電話通知預備接機的朋友。我委屈不已的訴說著驚嚇的遭遇，卻只換來朋友輕描淡寫的一聲：「這是常有的事，只要找航空公司處理就好了。」

放下話筒的瞬間，才驚覺原來自己從來就沒有真正迷途的經驗。想起小時候站在迷失的角落，可以哭著等待大人的認領，但是，現在的迷失，已沒有等待的機會，只能學會冷靜的面對旅行的突發狀況。

從那時開始，我發現那個迷途之後會慌張的自己已經消失。旅行的迷失，使我發覺更多掌握自己的能力，在每一次的旅行中，學會自己面對問題，找尋出口，不再只是手足無措的等待、求援。